



秋天的雨

■林海平 (湖南)

秋天的雨，细密织着梦与愁，林间小径，铺满落叶的金黄绸。屋檐下，水珠串成珠帘轻垂，听，是天空在低语，诉说秋的温柔。

行人匆匆，雨丝轻拂脸庞，带走夏日的余温，留下秋的清涼。落叶旋转，跳起最后的华尔兹，与泥土相拥，完成生命的交响。

雨声潺潺，如琴键轻敲，弹奏出自然最纯粹的乐章。我在这雨幕中漫步，思绪飘远，仿佛能触碰到，那遥远时光的柔软。

城市的喧嚣，被秋雨轻轻抚平，留下的是，一片宁静与和谐。秋天的雨，是天空的诗行，每一滴都饱含深情，诉说着季节的更迭与希望。

流着眼泪笑着

■施静云 (北京)

活下去
从生到死无非呼吸之间
死亡并非终结，
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
它如一首深沉的歌
表面是生命的消逝
深层却蕴含着
追忆与期许
在死亡的旋律中
我们领悟生命的珍贵
更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刻

遇见秋

■吴瑞宏 (黑龙江)

遇见秋
萧萧梧叶铺下倾世温柔
芦絮如烟
笛声悠悠
像极了那场美丽邂逅

遇见秋

遇见秋
雁字横空写下月满西楼
烛影摇红
低眉娇羞
像极了彼时添香红袖

遇见秋

遇见秋
桂花酿醉了千年守候
南山对月
东篱执手
像极了诗经里的天长地久

遇见秋

遇见秋
不及回眸
良人已三月长亭折柳
银杏漫斜阳
霜叶浓如酒

陆与岛

■黄昭蓉 (台湾)

隔水相望那一抹青绿
滟滟的光
一片大江大洋
隐隐传说 许多先祖 泛舟而至
日出日落寻觅山的影子
戈壁草原沙漠雪域
浓缩烙印在台北城
南京东路长安西路杭州南路重庆北路
忠孝东路仁爱路信義路和平路
行人熙熙
越不过海浪划定的界线
就水包围
写意成一座岛

故乡的小花褂

■徐龙宽 (山东)

下巴，我的心中满是美好的画面，夹杂着一难以言喻的情感，有崇拜，有羡慕，还夹杂着淡淡的迷恋。这朦朦胧胧的情绪，如同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种子，在我的内心深处扎根生长。

那时的我，常常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，无边无际。幻想自己是大槐安国丢失的王子，我梦见自己有个富甲一方的父亲。更为荒唐的是，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生时被人抱错了，我的生身之家竟然如此贫穷寒酸，一度让我自卑到哭。这种复杂的心绪，促使我寻找一切机会去振翅高飞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悄然流逝。我也离开故乡，去外地不知疲倦地打拼，我觉得这背后，总有一个影子刺激着我。后来

我落地生根，留在了城市里生活。故乡的模样在岁月的淘洗下渐渐模糊，但那个穿着小花褂的女孩却始终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抹去。夜深人静，闲暇之余，我常常想起她，想起那火红的小花褂。我不断打听她的消息，仿佛在追寻那段岁月的痕迹。

有一天，我回到故乡，与同村的同学闲聊。我问他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同学有哪些。同学笑着回答：“有很多，但就是联系不上小花褂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满是惊讶，仿佛自己心底的秘密被突然戳穿。同学笑着说：“同学们谁不知道你在打听她的信息！”我瞬间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让自己直面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，竟是如此尴

尬。

我有所念人，隔在远远乡。我有所感事，结在深深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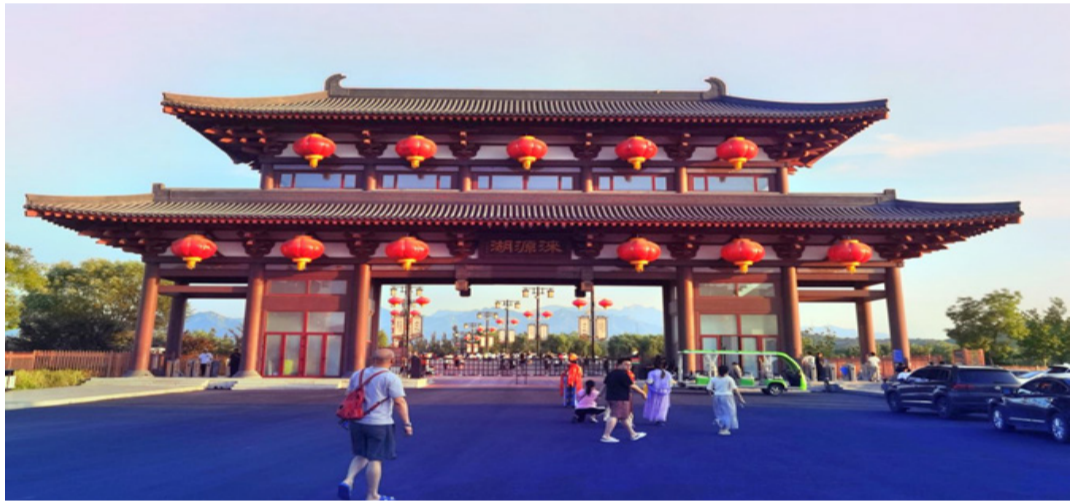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中学时光，好多同学都和我一样，有着自己美好的念想。那时候，正眼看一眼喜欢的人就心跳加速，写作业时故意把本子和对方的放在一起，都能激动一整天。递纸条、写日记，把美好的情愫小心翼翼地种植在心灵的花园，呵护着那份纯真与美好。

现在想想，这份纯真的喜爱，其实就像我现在喜欢一本书、喜欢一味美食、喜欢一辆车一样，只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期盼。

故乡的小花褂，不单是我纯真岁月的见证，无形之中，她也成了激励我追求美好、追求上进，一路昂扬向上的动力。

中学时，前排坐着一位女孩，扎着笤帚般的辫子，灵动可爱。胖嘟嘟的小脸下一个双下巴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双下巴仿佛就是幸福的象征。她喜欢穿红色的小花褂，色彩绚烂，像一只欢快的百灵鸟在我面前走来走去。“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”她的灵动与美好，恰似诗中描绘的少女。

那时的我，又黑又瘦，衣衫破旧，鼻涕邋遢，如路边默默生长的野草一般毫不起眼。我常常躲在学校外面，每日看着她进入校园，还试图在她面前表现出知识渊博、无所不知的样子。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课，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那个身着小花褂的女孩。凝望着那可爱的双层



涞源湖 摄影 | 谢丽洁 (河北)

绿荫中的蝉歌

■曹友伦 (江苏)

乡村的夏天，最负盛名的歌手是蝉，蝉常藏在绿荫中唱歌。

在绿色的枝桠中，还有一种叫知了的，歌声也不俗。蝉和知了虽为同族，却有较大差别。蝉呈黑褐色，发出声来只是哇哇地喊；知了体型娇小，外观呈淡青色，俗称青壳知了。知了在傍晚时唱得最多，歌声较蝉婉转，但也只是重复着知了知了……“知了”，它究竟知道什么呢？

蝉的歌声常使大人们生厌，但也有人喜欢，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。我们喜欢蝉，并不是欣赏蝉的歌声，而是千方百计地想捕捉它们。我常在蝉襁褓中的时候，就捕捉它们了。

蝉的窝就在地表的泥土中。在屋前大树下就能找到蝉的家。蝉的幼虫在泥窝中有时要蹲上好几年，常以植物的根须为食，它的生长过程比较简单，是由卵、幼虫直接变为成虫的。但我对蝉的成虫概念似有疑问，蝉由幼虫变成金蝉，只有在金蝉脱壳之后，才会变成能飞会

唱的蝉。那么金蝉是否也可以说是会爬行的蛹呢？小时候，每到夏天来临，我总要在屋前有树的场地上寻觅，寻找那种筷子般大的小洞，找到后，便用手指挖，如果小孔的下面突然变大，那这洞穴中就一定有蝉，那就是金蝉。金蝉会爬，但行动缓慢。过了二天，金蝉才脱壳。脱壳的成虫才是真正的蝉。刚脱壳的蝉，晶莹剔透，犹似美玉，俗称玉蝉。玉蝉休养生息几天后，体表逐渐变得坚实起来，外表也由白玉变成了黑褐色，到这时，蝉就开始唱歌了。

我捉过不少金蝉，但从没见过金蝉脱过壳。我曾把捉到的金蝉放在蚊帐中，过一会去看，就只见蝉壳挂在蚊帐上，蝉却早已不知藏哪里去了。

当我长大后有了些知识，才知道有一句成语叫“金蝉脱壳”。那时我常想象金蝉脱壳时的过程，常想那种情景一定很神秘有趣的。

会唱歌的蝉一定是雄蝉。因为雄蝉天生就有发音器，

于是就有了鸣叫的功能；而雌蝉的发音器发育不全，因此从不吱声。为此我们常把雌蝉称之为哑巴蝉。但雌蝉却有听器，能听到雄蝉的唱歌。人类觉得蝉鸣枯燥烦人，而雌蝉却觉得雄蝉之歌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，她就从雄蝉的歌声中选择意中蝉，后来就配偶成双了。只有二蝉的结合，蝉才得以繁衍生息、传承后代。这就是蝉为何在盛夏唱歌的原因。

蝉的野外生存虽然极其短暂，却是天天歌舞升平，日子过得潇洒、快乐。但蝉的朋友很少，并且处处受到敌人的死亡威胁。就说我们这些小毛孩吧，夏季时就天天惦记着蝉。

我们把刚洗掉淀粉的生麸（俗称生面筋）粘在竹竿头上，或者在竹竿顶端系上一只小网兜。这样，这些小竹竿就成了我们捕蝉的工具。

盛夏季节，孩子们不怕炎热，擎着这些竹竿四处寻找唱歌的蝉。当我们悄悄把粘有生面筋的竹竿头伸进绿荫，悄悄挨近蝉的尾部时，

家中茉莉感怀 (外一首)

■李丽莉 (河北)

茉莉娇颜朵朵芳，祛除浊气室清香。
交相辉映怡人醉，琴瑟和谐寓吉祥。

小区一楼花墙

多彩蔷薇挂满墙，行人驻足品芬芳。
花团锦簇迎风曳，结对蜂蝶采蜜忙。

这些快乐的蝉还在起劲地高歌着。当生面筋突然粘住了蝉翼的一刹那，蝉才惊慌挣扎，一边哇哇乱叫，但此刻为时已晚，最终还是成了我们的俘虏。

蝉除了我们这些小男孩捕捉外，还有很多天敌，最常见的是螳螂。歌唱的蝉，常被弱小的螳螂捕捉果腹。于是就有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成语。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一只体魄强健的蝉，反而会被纤细得弱不禁风的螳螂吃了呢？

蝉为什么成了弱者？回顾蝉的生存轨迹，不难理解。蝉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泥窝中，直到金蝉脱壳后，才长大成虫。那时，蝉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，甚至人类都用上了“金蝉脱壳”来警醒世人。然而可叹的是，一旦当蝉长大，翅膀变硬后，蝉就变了。成熟的蝉天天沉湎于爱河之中，它只知道用歌声来吸引异性，除此之外就无所事事。此时，金蝉脱壳时的机敏早已丧失殆尽，随后就出现了螳螂捕蝉的一幕，这或许也是一个为情所累、乐极生悲的传奇故事吧。

副刊部责任编辑:

金松 叶桂秀 郭园
王晓军 冯开俊 胡全旺